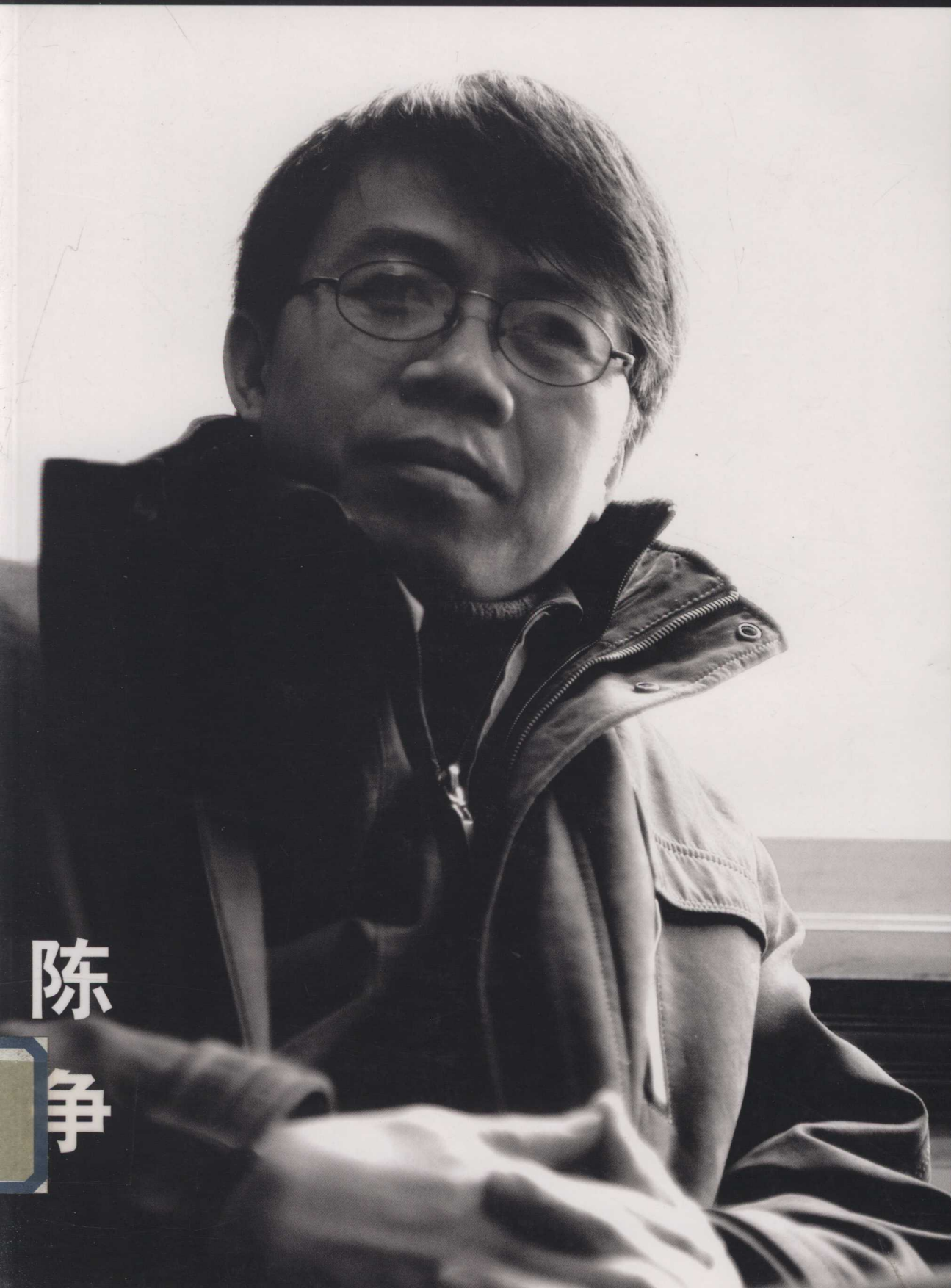


以經典為資源的創造 化經典為時尚的方式

當代藝術名家精品集



陈争

探索創作奧秘 深研藝術理念 感受名家風範



陈 争 *Chen Zheng*

陈争，1960年6月生于贵阳，1981年毕业于贵州省艺术学校，1983年结业于南京艺术学院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画院常务副院长，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贵州省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；获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。

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各类专业学术展，先后获得过文化部优秀作品奖和7次省级金奖，以及贵州省人民政府文艺二等奖。1987年以来，应四川美术学院及马来西亚、法国、瑞士、英国、德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之邀多次讲学或举办个人画展。作品发表于《美术》、《水墨研究》、《江苏画刊》、《美术界》、《雄狮美术》、《艺术贵族》、《收藏天地》及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书画报》、《贵州美术》、《贵州日报》等国内外报刊杂志逾百件。此外，还发表过数十篇专业学术论文、评论及艺术随笔。

以寫意的心態和激情以及傳統繪畫中的寫意精神去畫水墨人物，樹立現代水墨人物畫的寫生觀，推陳出新，創造出充滿時代精神和個性化的視覺語言形象，不以描摹古人的只言片語來做作所謂的藝術個性，從而與傳統水墨人物畫在形態上拉開距離，使源于古典的水墨人物畫更具現代性。

高坡人 136cm×88cm 2007年



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



0821174



高坡的春天

以“写”见意

——论陈争得《高坡乡人》

文/陈航

在今天的中国画中，以“写”代“画”的提法已不鲜见。而从真实的情况看，能做到实质性“写”却非擅能自为。人物画中言“写”就更难做到。尽管“写意”一词已成老生常谈，当代写意人物画中能称得上“写”的实不多见于画迹，似或称“画”或“描”更为恰当。在笔者看来，中国的写意，“意”是本体，“写”是达意的途径。人们或以为无“写”亦可达“意”，而笔者想说“以写见意”才是上乘。宋梁楷一脉，明徐渭一宗，及至齐璜一代，可谓“写”之极至。当然写亦有大

小之分，前三者都通可说为大写，然大写实为最难。大写小写之别仿佛绝句与长诗之分，不能说长诗好写，但绝句确属难甚，这正在于简而能繁。而“写”并非仅以简作为判别，没有超然的天资与积学，上乘的书法领会与蒙养，以及卓越的造物理解而谈“写”，其与粗俗无以为异。画不怕粗，“乱头粗服”即是“粗”，但“粗”而“无言”或“妄言”即为俗邻。所以“乱头粗服”并非为粗俗所备下的溢美嘉语，而是对“写”的状态的一种侧面而恰当的评价。小写也言“写”，但



高坡孩童 68cm×68cm 2006年

自古而今，粉本却是优先，所以实质是先有形质之界定而后有“写”；大写则全然不同，它或许有腹中粉本，但一旦实施，则写与形质同生同灭。正如书法、书写者不可能先以淡线勾出字体间架然后复写。仅以唐孙过庭书谱为例，其“写”与字的形质应时应情，共生共灭，却笔笔神采焕然，提按转承，在字的形质得以完成的同时，“写”所留下的迹与痕鲜活如肌体，这是写之上品。从此层面讲，真正“书写”实在不多也实在不容易做到，即此书史中的千古经典所以被供奉确有其理。

笔者所以用“以写见意”为题来谈论陈争的《高坡乡人》，正是基于陈争画中透出的这一品质。如前所说，在今天大多数写意人物画中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“描”的状态。

表象上看，大多下笔跌宕起伏，洋洋洒洒，但就其落墨处及用笔方式，则更多是服务于形质的“描”，“写”的内质并没有得到彰显。所以大写意并不好“写”。在陈争的人物画中，我们却几乎看到了与书法同出一辙的精妙状态。我们很难看出陈争作画过程的可重复因素，正如上乘的书法不可复写。陈争笔下，既是线体的自如往来，又同时显现了可信的造型结果，从这一意义上讲，我们很难界定其下笔之时，其体味的是书法还是绘画（当然它显然是绘画）。于是这正是我们非常值得探讨的节点。从陈争人物画的造型结果中，我们看到了陈争所拥有的让人惊异的造型能力，正是因为这种能力，使陈争能在作画过程中尽乎“忘画”，正像怀素在



牧歌图



和睦图 2007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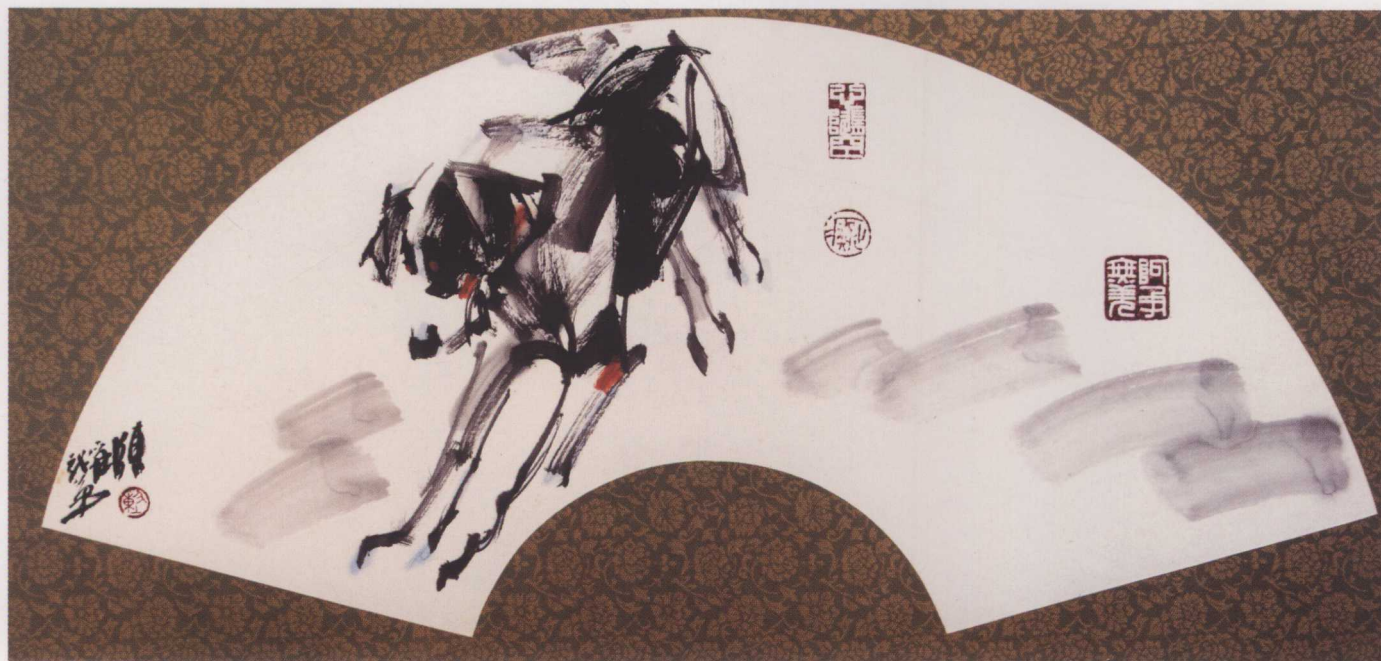
“满壁纵横千万字”而“奔蛇走虺”时的“忘字”状态。造型显然已成为了陈争的下意识，这正是画家达到“写”境的前提。显然陈争在充足的余力下更多地获得了放任情绪线迹驰骋的自由，获得了“写”的升华，在获得这种足够自由之后而得以游走于“形而上”的精神浸淫之中。其写的过程既是独立又恰倒好处也与形质相契合，使“意”尽在此中得以外溢。也即是说实现了“写”即是画的本身。

笔者多年来不断地阅读到陈争在其它相邻领域所取得的成果，它使陈争在其追求“写”境中成为主人。诸如他对书法中点划出入之迹的领悟与把握便让许多画者望尘。从篆隶、真楷

到行草，陈争为自己作为一个杰出画家奠定了夯实且具有说服力的潜在基础。作为画家的陈争已全然可以跻身书家行列。而超然的心智更支撑了陈争对艺术圣境的“迹化”状态。陈争不仅拥有过人的精力和天资，作为贵州画院院长和省美协副主席，陈争却有效地为自己经营出了宁静而从容的精神空间，长期的积累，深厚的文史哲理论储备，更使陈争有别于众多身兼有职位而倥偬于世的艺术家的状态。这些潜质必然地透释在陈争的人物画中。陈争的画作常以其扑面而来的激动人心的画面感染着观者，但细细品读其画，笔下的那种自如的飞动显然又来自于一种从容得近



我家岂比



我家蠢蠢

乎宁静的精神倾注，使画面气血充盈、耐人寻味。

陈争已在他这种多年的锤炼中渐入佳境。陈争的《高坡乡人》在“以写见意”中涅槃出了强烈的个性风格。陈争打通了书画间最本体的暗涌。当然，还有另一方面不能不提及，陈争还为自己的人物画选择了恰当的笔墨状态，使其作品在“以写见意”中更进一步纯化。生辣且看似缺乏美丽浸迹的墨痕外表，与其近乎直白却又富于内涵的用笔共同作用，使画面“刺眼”而映象深刻，那正是贵州高坡苗人特有气质的笔墨对应。

笔者赞赏陈争的画境，因为在当今人物画坛，习惯而流行的方式已让众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变得平庸，曾经的努力和青春

年少时的睿智所创下的“名气”和“基业”，正在为他们换取着丰厚的回报，并因此使他们不再前行。陈争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，对陈争而言，那种“丰盈的回报”没有让他停止拓荒的脚步。中年的陈争，画业上仍在大步向前，《高坡乡人》正是陈争前行的履音，从它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多种的可能，这种可能又给予了陈争更多的探索期待和新的启迪，预示着陈争写意人物画探索上持恒的生命力。

2007年12月2日
于西安美术学院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 x 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 x 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



高坡人 136cm×68cm 2006年